

沒
卵

罕見的喜劇小說 無法割捨的笑與淚

家頭

王湘琦 著



I2
W

沒卵頭家

●王湘琦／著

聯合文叢 029

沒卵頭家

作者 / 王湘琦
發行人 / 張寶琴

主編 / 初安民
編輯 / 曾蘭蕙
封面設計 / 黃憲鐘
內頁製作 / 周玉卿

出版者 / 聯合文學出版社
地址 / 台北市基隆路一段180號7F
電話 / 7666759 · 7634300轉5106
郵撥帳號 / 1150424-4聯合文學出版社
登記證 /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3952號

印刷廠 / 沈氏藝術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地址 / 台北縣汐止鎮大同路一段367號三樓
電話 / (02) 6422629

出版日期 / 79年1月1日 初版
79年7月10日 三版

定價 / 120元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幀錯誤、請寄回調換〉

自序

我開始嘗試寫小說的時候，「鄉土文學論戰」已接近尾聲。——那是個令人心碎的時代……然而，所有熱愛文藝的朋友們，終究還是走過來了。我不懂甚麼文學理論，但我完全贊同敬愛的姚老師一筆的話——「拿出作品來吧！」我想，過了而立之年，才出了這本談不上成績的集子，唯一的意義，大概就是作為對姚老師名言的行動實踐吧！

雖然家母是台灣人，但由於幼時生長環境和所受啟蒙教育的緣故，我是一個別人眼中典型的「外省人」——無法用流利的台語和我的同胞溝通。這點是我現在深感慚愧並發誓要改正過來的。因為隨著年歲的增長，我開始思索這塊像母親般呵育我成長的土地上的人與事，過去、現在與將來……，我知道——「台灣就是我的母親！」我每一念及她過去所受的種種苦難，熱淚都要奪眶而出……而且漸漸有一股沛然的勇氣由那一點體認上生發出來——將來無論我走到世界的那一個角落，我都要挺著胸膛說——「不錯！我就是台灣人！我的母親就是台灣！」如果有一天我能寫出甚麼還可以看的小說的話，我也要世人稱我「那個台灣來的小說作者！」

我高中畢業的時候，險些作了拒絕聯考的小子，建中的同學很多人替我擔心過。後來去唸師大，畢業後到國中教書，其間並遠赴馬祖前線服了一年多的預官役。接著又誤入歧途，考取了「學士後醫學系」，走上學醫的漫漫長路。但——老實說，這些年，無論我做甚麼，無論我在那裡，心裡最不能釋懷的，還是寫作！套句葉石濤前輩的話說——這是前輩子受了甚麼賭咒的緣故吧！哈——說真的，我前些日子心裡常想的正是——「若是我有魯迅般的勇氣的話，真的會立刻棄醫就文的！」

這一年多來，承蒙聯合文學的提攜，使我在從事個人喜愛的小說創作上，終於跨出了一小步。往後我的計畫是作個家庭醫師，當然——最重要的是——小說還是要再寫的！

一定要順便向我忠實的校對者——永遠第一個看我小說的人——我的太太符美姬女士致謝！謝謝你給我一個溫暖的家、一個可愛的兒子，還有容忍我寫小說。

一九八九、十一、十七台北家中

目次

自序

1 ● 沒卵頭家

35 ● 決戰豬母溪

57 ● 政治白癡

79 ● 舊恨

93 ● 黃石公廟

147 ● 玄天上帝

189 ● 歸人

本篇榮獲第一屆「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短篇首獎

沒卵頭家

一、沒卵頭家

醫院裡的醫師們、護士們、掃地的歐巴桑、閒步的住院病人，不禁暫停了手頭的工作，他們細細地交談著，有幾個還差點忍不住笑出聲來。

「那，那就是澎湖首富——沒卵頭家！」他們說著，指指點點地，好似見了啥歌星明星的樣子。

吳金水拄著杖，慢慢逛過長廊。右腿打上的石膚，仍未拆去。雖已是六十好幾的老先生，他的外表卻總令不明就裡的人驚異著——略顯豐滿的身軀、紅潤光澤的臉龐，似乎與一頭白髮不太相稱。

他慢慢走著，一雙冷靜、澄澈的眼珠子凝視著前方——好像有意避開近處他人異樣的眼光似的。

「他們真的對你這樣說嗎？」他以一種不很尋常的高亢音調，尖尖地，但仍中氣十足地，向身旁的年輕人說。

「是的……等一下我還得跑一趟訓導處，怕也是為這件事咧……」「爸——人家說的也不是沒理，去爭一個泡在藥罐裡的標本，是不是有意義呢？」年輕人腴腆地問。

「你不要操心這事！你盡管唸你的書，好好把書唸好！將來作醫生……只有你也當了醫生，阿爸才免再受人作弄！」吳金水頗為堅決地說。

這是吳金水先生第二次光臨××醫學院了。好似掀起一陣旋風，整個學校都像在談論這事。「沒卵頭家……卵葩爭奪戰……」許多人笑得腸都打結啦！

二、腫大的陰囊

約半年前的一次寄生蟲實驗，陳老師正口沫橫飛地介紹血絲蟲病。

「這個~~Plasmodium~~要是阻塞了淋巴管……那個……那個就會大起來了！」他停了一下，舔舔嘴唇。後座同學有人在偷笑。

「引起水腫——Elephantiasis就是這樣形成的。咳……」陳老師接著略為輕薄地笑了。「Elephant是大象的意思，人的陰囊若腫大如象，該是怎樣的『風景』呢？今天，前面demonstration有一件好東西，保證你們沒見過這巨大的卵葩……」陳先生語未畢，後排的男生已交頭接耳地竊笑起來。

「喂！後排的先生們別笑！待會兒不服氣的可拿出來比！」陳先生還是不改老毛病。眾人哄堂，都笑折了腰。

實驗室的前方，擺著一張放滿瓶瓶罐罐標本的長桌，吳丁旺擠在圍觀的同學中，他們爭

先恐後搶看著，嘴裡念念有辭地背著。「哇噠——」同學們不約而同地發出讚歎聲。眼前福馬林藥水中泡著的象皮腫陰囊，恐怕比兩個泰國芭樂還大！

吳丁旺眯著雙眼，細細地審視著眼前的標本，他的心中正有更多的思緒糾纏起伏著。標本瓶下方有一張泛黃的標籤引起了他的注意——「一九五三年／澎湖／血絲蟲病（*Wuchereria bancrofti*）陰囊／吳一金／水／男／二十七歲……」他一個字一個字地默唸著，反覆唸了兩遍。頓時，吳丁旺的雙頰由紅轉青，然後——變得和水門汀一般黯淡蒼白。

「我一定要寫信告訴阿爸……我一定要……」他想。

「喂！先生，來啦！」走廊上掃地的歐巴桑探頭進來叫了一聲，打斷了吳丁旺的思緒。「叫他們進來！」陳老師雙手插在白袍袋裡，吩咐了一聲。這是上週應該作的E·V（蟯蟲）檢查示範，他說。

一個三十多歲，侷促不安的婦人，抱著一個約三、四歲的小男孩應聲進來。她如履薄冰地走到講台前，朝陳先生深深地一鞠躬。一隻手無助地整飭著從沾著泥漿的紅色太空衣後襠露出的綠色開絲米龍毛衣。

小男孩以疑懼的眼神觀著陳老師，陳老師作了一個手勢，「屁股抬高，對觀眾！」他說。然後——迅速地、優雅地，陳老師右手拿載玻片加膠帶，左手一把扯下男孩的褲子。「看好喔！這是最標準的蟯蟲檢查法！」他哼了一句。

突然間——有點出乎人的料想，小孩憤怒地踢起雙腳，「不要——不要……我不要脫褲

子給人家看！我不要……」他大哭大鬧起來。

陳老師有點詫異，也有點尷尬。他使了點力道，姿態也失了原有的優雅。像按著一頭小山豬，他控制著男孩，右手把膠帶在孩子肛門周圍摩擦起來。

「免錢——學術免費！有蟲會通知你！」陳老師揮揮手，對著鞠躬離去的母子大聲說。

「免錢？學術免費？」吳丁旺思索著。「這長桌上瓶瓶罐罐裡的腸子、肝、腦……還有那歎為觀止的大卵葩，大概也是學術免費割來的吧？」「或許阿爸當年也正是這般光景……學術免費?!……」想著想著，吳丁旺的眼眶濕了。

三、求神起醮

一九五二年，澎湖離島之一的黑狗港爆發了神秘的怪病。不久，就震動了整個群島，也波及馬公的討海人。

「你是相信阿爸說的，還是村人講的！」吳金水——人稱「沒卵頭家」是如此大聲地對著他的獨子——吳丁旺訴說著開場白。

那時候，村裡的男人一個個得了怪病。稍早的時候，只是蚊子叮了癢得要死，「真是天壽癢呵！」男人們忍不住搔抓著身子。

後來，身體某些部位漸漸大起來了。沒多久，女人家也不得倖免。不同的是——女人家

是大了奶子，男人們則是大了卵葩！因此，有些女人竟仍五十步笑百步地竊笑著。

馬公重金禮聘來的巫師、乩童們，要村人把畫了符的黃紙貼在身上。

「那裡大就貼那裡！」他們吩咐著。而且——還儼然一副說教面孔，耳提面命地訓誡村裡的男人：「你們光貼貼符還不夠，要徹底禁絕房事才行！房事？知否？夜暝莫再和你們的牽手加夜工了！知道嗎？」

「你們一定太縱慾了……卵葩大是神的懲罰和警示！」黃天師嘆了一口氣，語重心長地說。「本來一個月規定兩次，你們說不定搞得上下午各一次……連神都看不順眼了！」一個酒渣鼻的乩童接著說。

村人到此有些不服氣了。黑面憨仔說：「我根本陽萎壞不起來，都是用口的，為何上面不大，下面會大呢？」

黃天師高傲的神態顯得有點不悅了，他瞪了一眼，用一種演布袋戲那般尖刻的陰陽怪調，嚴峻地斥道：「不怕死底，神前還敢頂嘴，不怕穿腸破肚，翻船溺水嗎？」

眾村人低頭認錯，不敢再發一言。黃天師臨別前交代了最重要的事：速緊籌錢起醮！他說。還有——附帶地，要男人們一定要轉告女人家：乳子不得再給男人玩了！

四、伊是貴人

神是祈了。那場醮也打得鬧鬧熱熱；黃天師一口氣爬了四十九級的刀梯，他的徒子徒孫們跳火的跳火、穿嘴的穿嘴，也算使盡了渾身解數。

可是——村人腫大的身子並未消下去。又過了三、五個月，黑面憨仔已穿不起褲子了。

他索性用舊米袋套著。由於下面大得離譜，走路都困難起來。因此，黑面伊的魚也打不成了。

吳金水雖然早已對這怪病有了警覺，看到大卵葩的村人總避得遠遠的。可是——他終究是逃不了。剛開始的時候，好像感冒似的。有一點不高不低的燒，約在三十八點五到三十九度之間徘徊。寒顫和盜汗常伴著燒一起發生。接著他感到頭痛、惡心（甚至嘔吐）、畏光，以及肌肉痠痛。當他發現大腿內側、靠近卵葩的地方，有一片具有壓痛感的腫塊，並且逐漸向中央地帶蔓延開來，吳金水近乎絕望地意識到怪病已降臨他身上，「這……這該怎麼辦？」他無助地說。

像黑面這樣套著米袋的人有增無減，相對底，出海的船就愈來愈少。「這般境況拖下去，實在不堪設想……」吳金水低頭看看昨日開始換穿的米袋，憂心忡忡地囁嚅著。

不久，馬公方面聞訊來了一位著白袍的年輕先生。他在四處忙碌地調查著，小筆記本上記得密密麻麻底。

他要村長阿福集合村人，語重心長地說：「要小心蚊子，蚊口沫中有蟲！」

眾人對這些耳提面命的人物，已不若從前有信心。「騙尚！」村人說。「古早即有蚊子，已好幾萬年，難道古來男人都是大卵葩嗎？」眾村人笑了。

黑面憨仔說：「伊說的和黃天師不一樣，一定有一個在騙阮……你們說對不對？對不對？」他說著說著忍不住自得起來，好像這是甚麼了不起的大發現似的。

眾人點頭稱是。「我看這少年說得沒理！說蟾蜍會吹卵葩，我還信；說蚊子會吹，阮莫信！蚊子口那款細小，要多少萬隻才吹得大阮底大大卵葩呢？」村長阿福一副長輩的口吻說著。眾人又笑了！

可是——村人是愈來愈笑不出來啦！白先生才走沒多久，又有多人染上了怪病。

就在村人日復一日，耐心地將黃紙符往身上貼；就在村人日日馨香禱祝，期待神明降臨的時刻——有人從馬公帶回了大消息。大消息——黃天師的卵葩也大——起——來了！

「黃天師也大卵葩了！黃天師也大……」村人爭相走告著。以一種幸災樂禍和略帶嘲諷的心情，他們笑著、談著，樂此不疲地傳播著這個大消息。

可是——「我們的病呢？」幾天後，有人提出了這個現實而又棘手的問題，好像突然從笑鬧中醒過來似的。

村人派了代表去馬公問黃天師，說：「我們都聽你的，也花錢打醮求了神，現在你自己打算怎樣呢？」

「我已經病了！也通不了神鬼了……我嘛……要去台灣找先生去，你們也莫再找我，我病了！」黃天師懶散地說。那代表回到村上，也只得一五一十地說了。

村人正在絕望邊緣，馬公的白先生又來了——領著先生娘和兩個衛生所的幫手。

「我已和台灣聯絡過了，××醫學院有興趣幫忙！」白先生一上岸就鄭重地宣布。這回——村人是不得不信他了。

白先生並不先治村人的身子，反而要村長阿福發動大家清掃環境。他說：「看這黑狗港，房舍擁擠，通衢又臭又溼，雞、鴨隨處屎尿，水溝不通！蚊蟲多得夭壽！怎麼不生瘟呢？」所以，清掃環境是最重要的，他叮嚀著。

眾人初時合作無間，久了就失了耐性。

「你娘的，騙肖！掃地卵葩就會消？阮某信！」村長阿福說。他是村長，也是最夠資格先抱怨的。因為——雖未經評審過，眾人也不得不承認伊的卵葩最是可觀。「最少也有十斤囉！」眾村人那一回不約而同地讚歎道。那天白先生終於在天后宮前問診起來。村人那有病的排了好長的一列等候先生審視。所以……也算非正式的友誼賽了一次。

黑面憨仔的牽手在一旁張望。她竊笑著對阿福嫂說：「乾脆改叫大卵葩村吧！台灣的有錢有閒的，說不定不怕路遠也要來看！到時候……大人五塊、小孩三塊——生活就可以過了。」阿福嫂聽了笑得抽了腹筋。

白先生仔細地觸摸腫大的部分：「多摸一會兒吧！」那後看的唯恐先生摸得不若先看的久，紛紛計較起來。

那阿福的米袋才退下，白先生的一雙眼珠子就瞪得如牛眼般的，像要衝掉眼鏡片似的。「哇——這怕是文獻上也少見的大卵葩吧！真是 typical — typical Elephantiasis —」他不禁歎

為觀止地叫出來。

兩個助手忙著丈量那個可能打破紀錄的傢伙，「噢——」一個助手一面抽組織液一面說話了。「怪……怪，伊卵葩上長痣呢！」語未畢，眾村人一擁而上，「哇——帥啊！卵葩長痣帝王之相，貴人呀！」「怪不得伊是村長，比大還比不過他呢！」村人趁機打趣地笑鬧起來。黑面憨仔望著下身的米袋，嘆了口氣，莫可奈何地說：「伊……伊是貴人哪！」

五、反者金水

白先生在黑狗港待了一個多禮拜，又返回馬公。對村人的怪病，似乎也束手無策。臨去前，他說：「我會再來的！台灣××醫學院已答應要來，我回去安排一下。」

白先生走了。村人又只得在耐心等待中數著日子。

「黃天師說神要來，結果卵葩大了走去台灣。這個白先生說××醫學院要來，會不會又一走了之呢？」村人中幾個疑心大過耐心與信心的，紛紛議論起來。

現在，日子是愈發艱苦了。套著米袋，四處遊走的男人愈來愈多。天后宮前的老榕下，成了他們弈棋閒扯的聚集地。女人家到石塘裡撿拾的小魚，旱田裡拔起剛篩去土的土豆也常拿到這裡來銷售。「伊娘的，出海的船愈來愈少，閒聊的愈來愈多！有土豆配水，小魚好狗肚的日子，就要偷笑啦……」村長阿福屈著右腿踞在長板凳上怨嘆著。